

连环画情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每个孩子对钱都有强烈的渴望。家里给的零花钱非常有限，而那时我疯狂地喜欢上连环画。

尽管每本《小人书》价格在二角钱左右，可是想买几本，却是奢望。多希望自己能有十块钱，能买上所有喜欢的《小人书》，但那终究只是梦想。所以，攒钱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胡月明 / 著



烟上梁山 梁山伯与祝英台 替哥哥当红娘
焦裕禄和孩子们
平原小妹妹雨儿
梁山伯与祝英台 替哥哥当红娘
白蛇传 风雪山别山
总理的故事 真假丁永
不屈不挠的红军
八仙过海小穴
重午 逼上梁山
梁山伯与祝英台 替哥哥当红娘
刘三姐 新儿女英雄传
闪闪的红星 八仙
取威虎山 替哥哥当红娘
水帘洞 唐僧取经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
仙过海 唐僧取经
肥道先生 唐僧取经
闪闪的红星 八仙



连环画情缘

胡月明 /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环画情缘/胡月明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34-8948-6

I. ①连… II. ①胡… III. ①连环画—收藏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921号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院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责任编辑 / 栾小超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周 帅

制 作 / 张新蓓

印 制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7.5印张

出版日期 / 2011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8948-6

定 价 / 9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006
兄弟反目		008
筹集费用		010
勤工俭学		012
变废为宝		014
逃学买书		016
敝帚自珍		018
新华书店		020
管理图书		022
考图书馆		024
赠书结缘		026
应对罚没		028
杨门女将		030
失而复得		032
暗渡陈仓		033
山长水远		034
收易藏难一		036
收易藏难二		038
收易藏难三		040

收易藏难四	042
热心罗姐	044
结识老马	046
新绘封神	048
无心插柳	050
携宝渡洋	052
上海人美	054
前景堪忧	056
买新买旧	058
新书纸贵	060
东洋书贱	062
法国漫画	064
摇滚藏獒	066
良友木刻	068
拾遗补阙	069
鸿毛泰山	070
出差购书	072
宣传作用	074
艺术地位	076
登堂入室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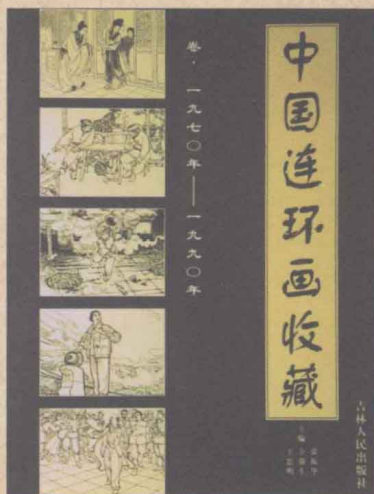
迟到的爱	080
产业之路	082
《金瓶梅》记	084
棒喝真经	086
历史印记	088
戏剧与书一	090
戏剧与书二	092
赤子之心	094
盗版灾难	096
甘之如饴	098
普罗众生	100
电影启示	102
与时俱进	104
喜闻乐见	106
万事有缘	108
摆脱程式	110
那些丰碑	112
产业探索	114
后 记	116
感 谢	118



“情缘”一词不宜轻用，一般指一段时期的恩恩怨怨。而连环画对我几乎就是伴随生命时光的喜好，用“情缘”来形容，自认为再恰当不过了。连环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部分，一个难以割舍的世界，相信许多连环画收藏界的朋友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这里汇集的点滴故事和感悟，不是专门介绍连环画艺术成就和个人收藏的成果，只是围绕我喜爱连环画和收藏连环画过程中的琐事及对连环画艺术发展的看法写就此书。我始终认为，收藏是一个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标志之一；也认为收藏是不分贵贱尊卑的，它只是一个人的情趣所致；收藏最好与自己的阅历、生活、工作、情感、兴趣有密切联系，应成为生活的乐趣，而不要成为生活中的负担；收藏是打开生活蜗居中的另一扇“窗户”，多开一扇窗户，就多一个精彩世界。

连环画俗称“小人书”，是中国特殊的一种美术文学艺术，在20世纪中后期有过辉煌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受到连环画的洗礼，也许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连环画艺术文学的“一枝独秀”，而几代人都乐在其中。一大批优秀画家曾是连环画艺术创作的生力军，他们因而练就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创造了艺术成就巅峰；优秀连环画所传递的思想和理念，构筑了几代人的道德基础，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连环画也最大限度普及了文学故事和传统文化。在那个特殊年代，连环画成为渴望精神营养的



孩子们难得的阳光雨露。正是这样的原因，我自小与连环画结缘，开始买书、藏书、品书，近40年下来，已有万册书藏。

在藏书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习惯，一是不贪多。收藏是自己的事情，不必去用数量和价格与他人比高低；二是不深究。和许多藏友不同的是我只注重风格和画感，对不喜欢的风格和技法，敬而远之。因此也做不到对连环画作家如数家珍，这也是自己一直很惭愧的弱项；三是少交流。连环画收藏市场也是“风起云涌”，但我不为所动，始终我行我素，虽然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但不愿参与聚会和大规模的交流、拍卖活动。我认为爱好不要成为谋生的职业，仅仅当作一个生活的调剂就好；四是勤于体会和思考。体会收藏的乐趣、作品的精彩、作者的用心和思考连环画的发展前景。

收藏其实是玩儿，玩物是生活中的消遣，平添几分情趣而已，收藏贵在于“玩物”而不“丧志”。

“四十不惑”，诚言不欺。望着一柜柜藏书，突然悟到：藏书多少只是过程的结果，而我真正享受的却是收藏连环画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这才是拥有的精神财富和享受。这里记述的正是收藏过程中的琐事和感悟，集成一册，自己回味，也与有心的藏友分享。

会心一笑或感到有些歪理，也就达到了阅读此书的目的。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关系一直很好。儿时也免不了打打闹闹，但年龄不同，各自都是和同龄的伙伴在一起玩耍，各有各的“群落”，在家里也很难玩到一起，用现在通用的一个词叫“代沟”。但是爱看“小人书”这项爱好是共同的，难免常闹些矛盾。

妹妹看连环画没有什么我看不惯的“毛病”，弟弟就不同了，“毛病”很多，如脏手看书、边吃零食边看书、折页、随意丢放、随便外借等等，为此常会和他争吵，但这些都是小事，最难忘的“反目”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国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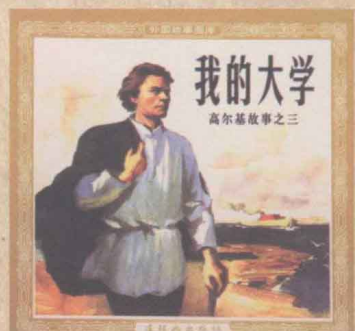
1984年9月，我考入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上大学自然高兴，但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就是我收藏的一木箱“小人书”。平时我对小人书管控极严，箱子的钥匙时刻带在身上，弟弟很难看到，常常是我心情很好或让他帮我办事时，才会“恩赐”他一睹“芳容”。我离家上大学，难免他会动“不轨”之心而撬锁偷看，但是我又不能带着箱子上大学，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开学不到一个月，国庆节放假，我急切

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我的担心成为了现实。9月30日下午四点，我回到家里，没顾得上和爷爷奶奶打招呼，就跑到我存放“小人书”的屋子里，一眼看到箱子的锁不见了，心就凉了半截，打开箱子，发现满满一箱子的书，已经少了一小半，火气一下子就冲上脑门，抄起扫帚，四处寻找弟弟“算账”。弟弟更是聪明，知道我要回家就必有一“劫”，早就躲出去了。爷爷非常恼火，对我进门不打招呼的行为就很不乐意，再见我为了几本“小人书”失去理智就更不高兴，一怒之下，把我一通数落：“上了大学，连礼貌都没有了，为了几本小人书，就要打人，看把你出息的，我把小人书都给你烧了，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我又生气、又委屈，悲泣一场，边哭边收拾“幸免于难”的小人书，整套的80年代版《三国演义》就少了八本，其他的就难以统计了，我把书装到一个旅行袋里，连饭都没有吃，马上去了火车站，返回了学校。

很长时间我不能原谅弟弟，直到工作后，才看的开了。但我也知道，许多藏友都有类似的经历，也能够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每个孩子对钱都有强烈的渴望。家里给的零花钱非常有限,而那时我疯狂地喜欢上连环画。尽管每本“小人书”价格在一角钱左右,可是想多买几本,却是奢望。多希望自己能有十块钱,能买上所有喜欢的“小人书”,但那终究只是梦想。所以,赚钱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

孩子盼望过年,重要的原因是有“压岁钱”的诱惑,每年春节能有几块钱的“压岁钱”,我都会留下来买“小人书”。大人给的买冰棍儿钱,也要省下来买“小人书”,但是钱还是远远不够。

我家住在农校院里,有好大一片果园,每年果树底下需要除草,学校果园会把除草的活儿外包给家属,一颗果树四周除草给两毛钱,这是我们最喜欢干的工作。那时,很少使用除草农药,一棵果树下面杂草丛生,茂密得很,没有20分钟干不完一棵树的活儿,每人也只能分给十几棵树,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痛,但攥着那几块钱,还是异常开心。

除了节省零用钱、干点零活,主要的办法就是拾卖废品。废品的主要来源就是到学校学生宿舍捡拾牙膏皮和酒瓶,铝制牙膏皮可以卖3分钱,铝制牙膏皮可以卖1分钱,酒瓶好像是1、2分钱,天天“拾荒”,都会有收获。每天放学“巡检”学生宿舍垃圾堆,成了我固定的“营业儿”。两天、三天就够买一本喜欢的小人书。运气好的话,可以捡到铁锁、铁盆,铜是最贵的,天天乐此不疲。成人以后,每听到台湾歌曲《酒干倘卖无》,就倍感亲切。“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多少次在耳边响起……”那种怀旧的情绪会迅速弥漫心田。

还有就是拣子弹壳卖。小时候,农校有一连解放军驻军,经常实弹打靶。靶场就在果园里一个大土坑子,每天一听见枪声,我们像兔子一样跑过去,最开心的是机枪打靶,重机枪的子弹壳是上好的黄铜,捡到的数量也多,部队战士都很随和,只要不妨碍训练,也不和我们计较,练习用的手榴弹,也捡回不少,麻烦在于铁不值钱,而且需要把木制的手榴弹把卸下来卖,远不如子弹壳抢手。我们做梦都盼着解放军打靶,有时家养的鸡叨窗户玻璃,咋听起来和机枪声音很像,我们也会飞快地跑出去,结果失望而归。可见想钱买书的心切。

后来上中学了,家里给的零花钱和午饭钱多了,可以饿一顿就买一本小人书了,但还是很怀想我那段巡检垃圾、拣子弹壳的日子。





血手印



敬德装瘫



百花记



黄金婢



乔老爷上轿



意中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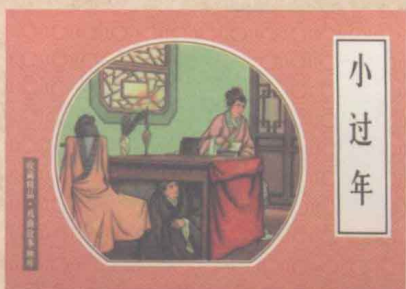
坐山吵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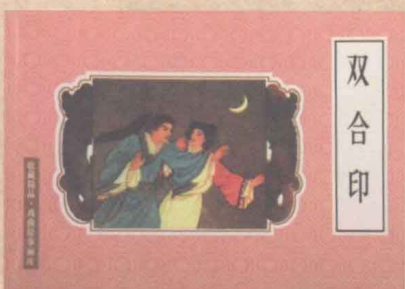
望夫云



劈山救母



小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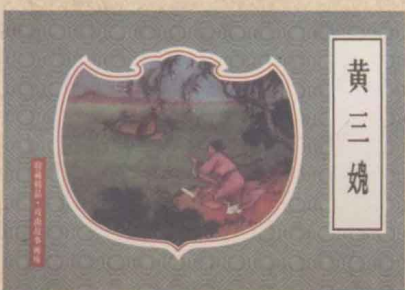
双合印



三滴血



斩黄袍



黄三烧



双打朝

买连环画的钱，还有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糊纸盒和糊“扉子”。糊纸盒有很多人知道，就是把平面切割好的纸盒，立体折叠好，两边用浆糊粘贴好，主要是火柴盒、药盒；糊“扉子”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扉子”是货物运输捆绑在货物上的标签，小小一个标签加工的手续很麻烦，先是用一块近似软包装香烟顶部封签一样的长方纸片（俗称“纸鼻子”）中间回折贴到扉子的上部中间（目的是打孔穿上铁丝后不易撕裂），然后在“纸鼻子”中间打孔，再用细细的铁丝穿过打好的空，绕上两圈，这样就加工好一张“扉子”的成品了。加工100张“扉子”，付5分钱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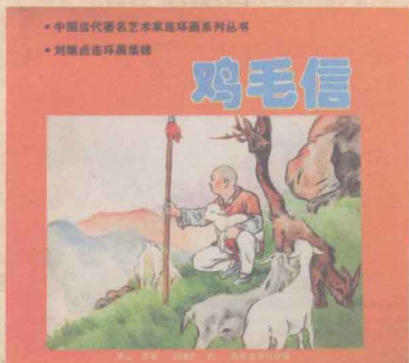
实际操作起来需要规模化和流水化作业。放好一张桌子，铺好一块两尺见方的玻璃，在玻璃上均匀刷好浆糊，不浓不淡，然后把“纸鼻子”一摞摞折好，折成“A”字型，一张张地排放在玻璃板上，让回折的“纸鼻子”两头均匀地沾上浆糊，排列“纸鼻子”手劲要适中，松了，会拖泥带水，保证不了像插秧一样一下一张；紧了会夹带起来，徒劳无功。然后拿过100张“扉子”，洗扑克牌一样形成错落有致的菱形（方便快捷一张张拿起），然后，左手拿起一张“扉子”，右手拿起一张“纸鼻子”迅速夹贴在“扉子”的正上方中间，100张贴好“纸鼻子”后，晾放在一边，再开始下100张……，几百张完成后，开始打孔，100张分四、五摞用铁锥子打孔，这样打出来的孔比较均匀，方便穿铁丝。最后，每张穿一根剪裁长短一致的细铁丝。最后，100张一摞用皮筋套上，便算大功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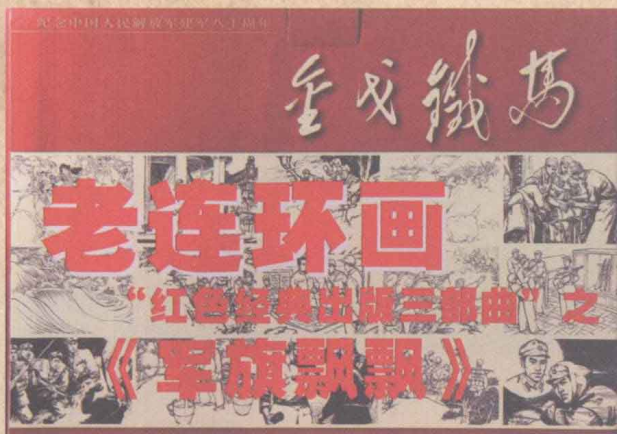
糊扉子的活经常有，放学以后或放假以后，我们这些小伙伴都会参加这项劳动，大家集中在一起干，两个人一组，分工合作，常常干到家里大人呼喊回家吃饭，每天干两个小时可以糊出1000张扉子，挣到五角钱。这样的加工活，孩子做起来比大人好，女孩儿做起来比男孩儿好，劳动现场热闹非凡，欢声笑语一直到收工为止。这也是印刷厂雇佣“童工”吧，但我对之一直没有反感，倒是感谢为我提供了不少买书钱。

通过自己劳动获得报酬，我们都很珍惜花钱，同时，在共同劳动中锻炼了协作精神和竞争意识，也感受到自己由笨手笨脚到得心应手的协调进步过程，我们也经常开展比赛活动，一声

令下，就见一个个小手翻飞，争分夺秒，谁拿到比赛第一名，那自豪劲儿比考个100分还高兴，逐步地每个小伙伴都成为行家里手了。

现在机械化、现代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可能早已没有人再干这样的加工活了，更不用说儿童参加劳动了，现在的小学，据说打扫卫生值日，还有不少家长代劳呢，不知是现代儿童的幸福，还是一种悲哀。





“文革”期间，一切都变得杂乱无章了。“文化革命”很彻底，遍及了中国城市村镇，许多书籍被当“毒草”斩除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也未能幸免，该烧的烧了，该卖的卖了，谁也不愿因为私藏几本“小人书”引火烧身，大量的书报刊都成为造纸厂的原料。

我就读的小学叫前进小学（以前叫中心小学，“文革”开始后改名），学校东侧就是一家造纸厂，每天都拉进大量的旧书刊，当做纸浆原料。天天上下学路过，都想如何混进大院挑几本书看看，特别是想找旧版“小人书”。我从邻居家偶尔可以看到几本50年代、60年代的连环画，当时感觉过去的“小人书”比70年代的好看，画面技法也好，特别是人美版《水浒传》特别地好看，但是在文革开始后，已经买不到质量上乘的连环画，旧版书好像内容都存在问题，听说造纸厂的书堆里，有不少过去的连环画，可惜进不去大门。

有位同学告诉我可以从后墙跳进大院，我便和他约定“潜进”大院看看。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后，我二人绕到造纸厂后面，果然看到大墙有一处被人扒掉几块石头的豁口，墙缝之间的水泥也被敲掉，看来是有人经常在这里跳进跳出。我们爬上大墙，从豁口处向院里张望，正是堆放旧书堆之处，那时的胆子也大，见院里没人，就跳进去，直奔书堆开始“淘宝”，虽然是旧书，包装打包还很规矩，很难打开包装的草绳，只好挑松散的书包里翻拣。那天的运气很差，遇到的都是旧课本和旧账本，还有很多旧商标。那次，只挑走几摞旧商标，根本没有“小人书”的影子，又提心吊胆，此后又去过一次，“顺”出两本《红旗飘飘》丛书，很是好看，讲的都是红军、解放军战斗的故事，可能因为一些将领的原因吧，也打入废纸堆里，甚为可惜。



后来听说，书堆里确实有不少“禁书”“黄书”，但早有一些青年工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哪还轮得上外人“惦记”。我又像羡慕图书管理员一样羡慕起造纸工人了。再后来，我上中学时，几个“混”的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一位也是爱买连环画的伙伴），都是有学不上的小子，干了一件影响很大的盗窃案，他们也是从那个豁口翻墙进去，不过不是偷书，是潜入车间偷出两块为造纸最后定型的进口铜板。据说每块都有八开纸那样大，厚度有五厘米，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不菲，他们偷走后用钢锯切割成几十小块，分头销赃卖了废品。造纸厂造成停工，案子很快就破了，几个作案人员都是我认识的同学，学校还召开了现场教育会，如果不是那几个人不到成年人的年龄，就以破坏生产罪判刑了，最后是劳动教养三年。这也是我对电影《少年犯》及主题歌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

现场教育会的第二天是星期日，我照旧去新华书店看连环画有无新书，正逢公安局用卡车押着这几位游街，我站在路边看热闹，卡车开过来，身前挂着牌子的他们看到我，还龇牙和我笑，弄得围观的人都来看我，我赶紧低下头溜走了，想起我也跳墙偷过东西，就浑身紧张，仿佛自己是漏网之鱼，慌张得很。

现在想起来，这几位做的事确实过火，好好的进口铜板变成了废品，确实应该受到惩罚，但那时的他们真是不懂事，他们还笑得出来，有些英雄小八路的气概，可能还想再过十几年，老子还是一条好汉的歪理呢。造纸厂是变废为宝，可是一个人多么容易变栋梁为废材呀，特别是少年意气之时。



尽管小时顽皮,但我对于学习还是不含糊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名列前茅。上了初中,我对“小人书”的依恋之情更加不可收拾,竟经常逃课去买书。

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不会有我们小城镇孩子的买书体会,方圆几十里地仅有一个坐落在火车站前的小新华书店。有两个柜台专卖“小人书”。每个品种进书量有限,也就几十本,去晚了就买不到。特别是连环画套书很难买齐。那时,人的思想也特单纯,也不懂和售货员套套关系,只能每天盯着柜台是否有新书出售。

我读初中时,正逢上海人美的48本《三国演义》陆续推出,对此书的热爱令我发狂,我发誓要买齐这部经典套书,于是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逃学生涯。我逐渐发现新华书店出售新书的规律,就是上午九点半或下午三点左右,这都是我上课的时间。我痛下决心,决定逃课买书。每下第二节课,我就离开学校直奔书店,学校离书店有三里地,等不及中午放学。上午实在逃不了课,就下午逃课,致使我学习成绩一路下滑,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的目录,对《三国演义》目录我真的可以倒背如流。

经常逃学,成了学校的“名人”,一次正好在街上撞见物理课姜老师,躲无可躲,只好打招